

試以漢代音樂文獻及出土文物資料研究漢代音樂史(四)

——討論吹管樂器六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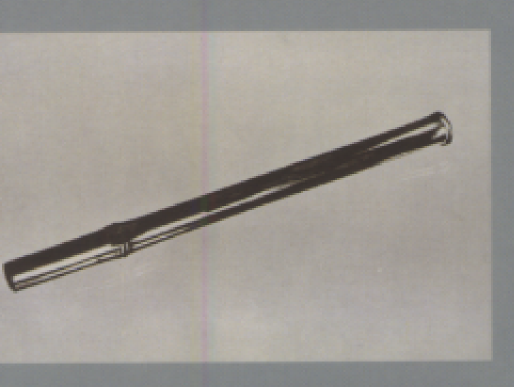
陳萬鼐
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研究所教授
國立藝術學院音樂研究所教授

一、笛　羌笛

笛　邊棱音氣鳴樂器，就是以嘴唇對準吹孔邊棱用氣發音。笛演奏時用右手大、小指托扶笛身為主，無名指、食指、中指分別擫孔，左手大指托笛身，其餘中三指擫孔，如果笛的背面有孔，則用大指擫之。有時演奏者習慣是用「左手」之情形，其擫笛方式，與上述相反方式進行之。在這裡有一點必須聲明的，是「笛」「簫」的正確名稱未完全辨正之前，應籠統的稱為「單管按孔豎吹樂器」，或是「單管按孔橫吹樂器」，暫時還不能用「橫吹笛子豎吹簫」的概念論之。隋代以前稱「簫」的，是編管多音如現代的「排簫」；現代的「簫」是單管多孔豎吹的「洞簫」，並非古代的「簫」。漢代也曾有「洞簫」，在劉宋時期消失了。「笛」字古寫作「篴」，其名最早見於《周禮》〈大司樂〉：「笙師掌教龡竽、笙、塤、籥、簫、篪、『篴』、管、舂牘、應、雅，以教祴樂。」這是西元前十一世紀西周的音樂制度，「篴」已正式見於載籍了。又說笛是漢武帝時人(西元前一〇四～前八七年)丘仲所造。又有說出於西北羌族，異說紛紜，有待釐清。

漢代人對於笛的著錄，許慎《說文解字》：「笛，七孔筩也，從竹由聲。羌笛三孔。」劉熙《釋名》：「篴，滌也，其聲滌滌然也。」應劭《風俗通義》：「笛者滌也，所以蕩滌邪穢，納於正雅也。漢武帝時丘仲所作，長二尺四寸，七孔。其後又有羌笛。馬融〈笛賦〉曰：『近世雙笛從羌起，羌人伐竹未及已。龍鳴水中不見後，截竹吹之音相似。……」班固《白虎通義》中未提到笛子。以上漢人所看到的笛，大概有兩種：一種「漢笛」，一種「羌笛」，馬融在〈長笛賦〉中說的「羌笛」，現代人解釋很多，對於事實有多少幫助？得看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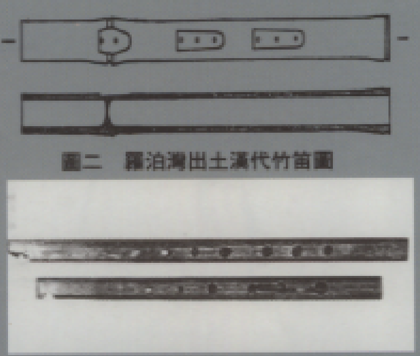
圖一　廣西貴縣羅泊灣一號漢墓出土竹笛

者其個人的領悟力。其餘漢代諸家對笛的敘述，是哲學不是樂學；所幸有些出土資料供我們參考。

一九七八年廣西省貴縣羅泊灣一號墓，出土類似現代的「竹笛」(圖一)一隻，為西漢初期樂器。笛體用兩個竹節間的竹材製成，長三六・三公分，徑二・二公分，笛上開〇・三公分笛孔八個，其中一孔在竹節的一邊，其餘七個孔在竹節的另一邊。各孔可分為三組：第一、二孔為一組，三、四、五孔為一組，六、七、八孔為一組。三組吹孔與按孔開在同一平面上，開孔處表面竹青皆刮平。此笛按孔孔徑太小，孔間距離也太近，管內竹節並未打通，是一隻不能實際運作的樂器，可能是陪葬用的「明器」(圖二)。這段文字敘述，應該算是相當清楚的，須再配合這幀圖案，才覺得真明白了；如果用這種看書的標準，去看漢人記述笛子的文字，及後人對它的解釋，覺得有一點距離——未能使人完全明白。

這隻笛子吹孔與按孔，是開在同一個平面上，與現代笛子相似，姑稱它為「漢笛」，它橫吹的成份比豎吹成份為高(廣西貴縣羅泊灣一號墓發掘簡報，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工作隊撰，一九七八年，文物，九期，二五面)。

一九七三年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，也出土兩隻「竹笛」，〈發掘簡報〉稱它為「簫」(圖三)：一隻長二四・七公分，一隻長二一・二公分，竹質，形制相同。距離首端〇・七公分的管體一側，開一長方形吹孔，尾端是開口的。距首端一〇公分處，依次開六個由小到大不一的按音孔六個，吹口已殘破。吹孔與按孔不在一個平面上，而成九十度的角度。距吹孔最近的按孔背面管體上，開了一個小孔，不知作何用途？疑為「調音孔」(圖四)。此墓出



圖二　羅泊灣出土漢代竹笛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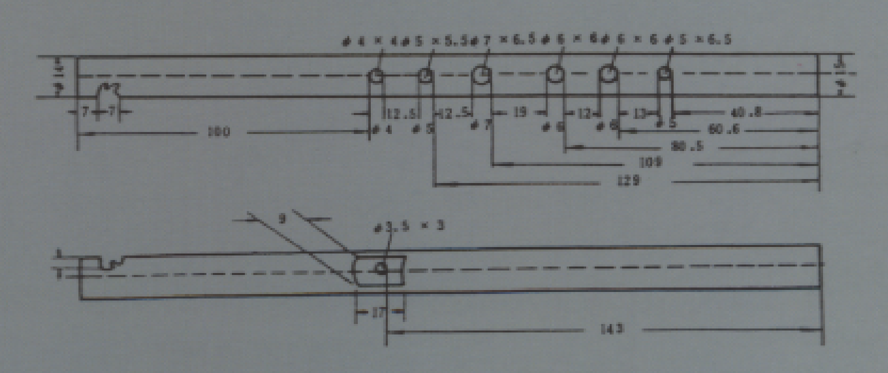
圖三　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竹笛

土的《遣冊》中，有「篴」的記載，應是此物無疑(長沙馬王堆二、三號漢墓發掘簡報，湖南省博物館等撰，一九七四年，文物，七期，三九面)。這兩隻笛子也稱它為「漢笛」，它應該是用雙手捧著橫吹，與羅泊灣漢笛演奏持法相異。

上述兩種三隻漢代出土的笛子，除羅泊灣的一隻是「明器」外，馬王堆最長的一隻，不過二四・七公分，比起現代樂團的橫笛，至少長在四〇公分左右，則這隻漢代笛子實在太短了。但是，山東沂南漢墓出土樂舞百戲畫像石中「樂人」的畫像(圖五)，有一位樂師，雙手執著單管多孔豎吹的樂器，這樂器演奏姿勢，與現代演奏「洞簫」的姿勢相似，就人體比例，推測這樂器長達六〇公分以上。我們從畫像上，看到這隻像「洞簫」之物，「今謂之簫，漢魏六朝謂之『長笛』的樂器，在魏晉時期已經用於獨奏、重奏、合奏，和『相和歌』伴奏。」(牛龍菲《嘉峪關魏晉墓磚壁畫樂器考》十三



圖五　山東沂南漢墓樂舞百戲畫像「樂人」豎吹拓本



圖四　馬王堆出土漢代竹笛圖

面)它究竟是「長笛」否？為何《宋書》卷十九〈樂志〉一、沒有著錄這樂器名稱；馬融〈長笛賦〉也不能明確是指此物而言。唐人《鼓吹格》(四庫全書說郛本)有云：魏代鼓吹長簫，依聲伎錄並皆云：『絲竹合作，執節者歌。』」(宛委山堂本與此稍異)《宋書》〈樂志〉一：「漢世有黃門鼓吹，漢享宴食舉樂十三曲，與魏世鼓吹長簫同。長簫、短簫，伎錄並云：『絲竹合作，執節者哥。』」兩(或三)書敘述畧有差異，惟「長簫」一辭咸同。漢代稱「排簫」為短簫，這裡所謂的「長笛」，也許就是「長簫」。



圖六　甘肅嘉峪關魏晉墓磚壁畫「奏樂」圖豎吹



圖七　甘肅嘉峪關魏晉墓磚壁畫「奏樂」圖豎吹

一九七二年嘉峪關市東北新城區戈壁灘，先後整理發掘八座魏晉時期墓葬，出土了六百餘幅墓磚壁畫，其中有演奏單管多孔豎吹樂器二幅(圖六、七)；這「單管多孔豎吹之器，即是漢魏時期的『長笛』。……磚壁畫兩幅，均為重奏，正相當於今日琴、簫重奏。尤其後圖七的畫面，二樂師眉飛色舞，靈犀相通，可以想見其重奏藝術已臻水乳交融境界。即使令人不聞其聲，僅見其形，也可領畧其各具神態，相映成趣之妙。(牛龍菲同上著)」根據嘉峪關新城漢墓磚畫像內容登記表，圖六的畫磚編號為三七，內容「二樂師跪坐演奏，一彈琵琶，一吹簫。」圖七未見發表，出自六號墓中室西壁南側下層，載於牛著弁首(嘉峪關漢畫像磚墓，嘉峪關市文物清理小組撰，一九七二年，文物，十二期，二四面)。

羌笛　羌笛的議論是比較複雜的，茲分別敘述於後：

㈠東漢馬融(西元七九～一六六年)〈長笛賦〉(昭明文選卷十八)「辭曰」：「近世雙笛從羌起，羌人伐竹未及已。龍吟水中不見已，截竹吹之聲相似。剡其上孔通洞之，截以當篪便易持。易京君明識音律，故本四孔加以一。君明所加孔後出，是謂商聲五音畢。」在這段「辭曰」前面，尚有一千五百四十九字的序言，但〈長笛賦〉重點就在此處七言十句，這長笛為何物？其議論交點非常模糊。

㈡楊蔭瀏《中國古代音樂史稿》(一二七面)：「羌笛漢代簡稱為篴(即笛)，是現代簫的前身。它本來是西方邊區(甘肅、四川一帶)少數民族羌族的樂器，最初只有四個按孔；公元前第一世紀時，經過京房(前七七～前三七)在後面加了一個最高音的按孔，才有五個按孔。」這段文字對「羌笛」解釋，覺得很清楚，比馬融的容易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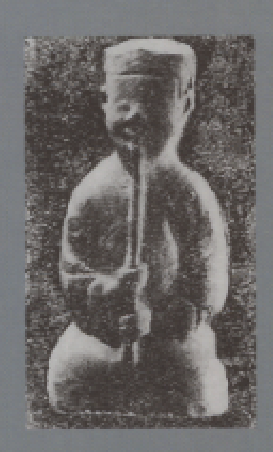
㈢日・林謙三《東亞樂器考》(三三六面)：「漢族之笛與羌族之笛之有關係，就在笛的孔數之漸增裡也

看得出來。《說文》裡的羌笛三孔，是很原始的笛。漢人所用也是同樣的，那就是篴。……而漢人所謂篴則是三孔之笛。」這段文字對漢笛與羌笛的形制，就未講得很清楚。

(四)漢許慎《說文解字》：「龠、樂之竹管，三孔，以和眾聲。」(《說文解字詁林合編》，三冊、三七五面，鼎文書局)

(五)牛龍菲(上著)〈長笛考〉：「其實，許慎所謂『三孔』者，乃『三管』之意也。後人所解釋皆不合許慎本義，唯其三管才能『以和眾聲』。……說文解字釋『孔』曰：『孔、通也。』……可見，其時管之空竅，也可稱之為『孔』。由此可以推知：《說文》：『羌笛三孔』者，是二個音孔，加以管口一孔。這種笛確實是一種比較原始的樂器。……馬融說的『四孔』，則是三個音孔和管口一孔，此四孔，連同京房在後面添加一孔，共五孔。至此，其器才五音俱全。到了後來，音孔又有所增加，方有五孔、六孔、七孔之豎笛。」這段文字，是敘述此問題最長的，意義如何？由讀其文者，自行領悟吧。

現在，根據楊著《中國古代音樂史稿》「附圖五三」，有「漢吹羌笛俑」圖版(圖八)，那麼「東漢吹笛陶俑」(圖九)的姿態，與它是一模一樣的，兩者如果認定無別，則「羌笛」就是有相當長的單管多孔豎吹樂器；還有一九六四年河北易縣發掘燕下都遺址墓葬群，在東漢三八號墓出土泥質灰陶燈三件，其中一件完整。陶燈分三層，最上層為燈碗，中層為柱盤，下層為燈座，在座的四周滿佈堆塑片飾，浮雕的內容有鼓騎、馳馬、騎羊、騎鹿、吹羌笛、撫琴、舞人、奔虎、豬哺乳及葉形飾等(圖一〇、十一)，這片飾吹「羌笛」的形像，也與上述兩俑形像相似(一九六四～一九六五年燕下都墓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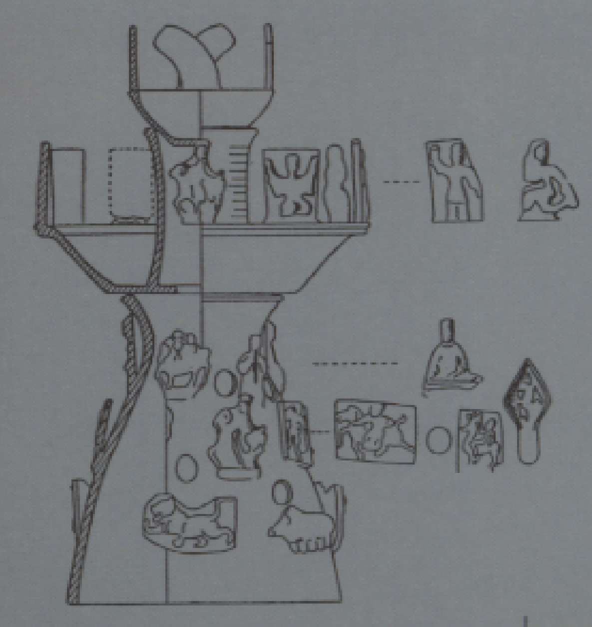
圖八　四川資陽天台山崖墓出土「吹羌笛俑」



圖九　「東漢吹笛陶俑」



圖十　河北易縣燕下都東漢墓葬出土陶燈—吹羌笛俑堆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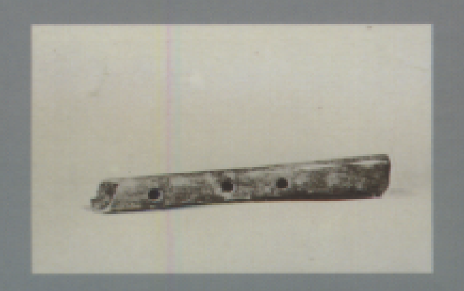
圖十一　燕下都出土漢代陶燈圖

葬發掘報告，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撰，一九六五年，考古，十一期，五四八面)。也一併使我們覺得它與沂南漢墓畫像石中的「樂人」(參見圖五)，及嘉峪關漢墓「演奏」磚畫，都是一樣的(參見圖六、七)。沂南樂舞百戲演奏場面，大致上被人接受它是「黃門鼓吹」享宴食舉樂性質的樂隊，這種傳統性樂隊的樂器，用「羌笛」去編配嗎？我個人覺得多少還有些疑義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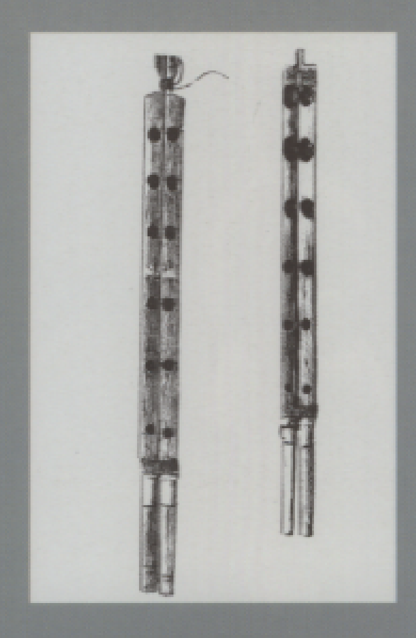
馬融所謂「近世雙笛從羌起」，那麼「羌笛」應該是「雙笛」。雙笛與漢笛可能有別。明朱載堉(一五三六～一六一一年)《律呂精義內篇》卷八：「或謂笛從羌起，非也。羌笛今『橫吹』(指古代樂隊種屬之名，郝註)者是也。張博望入西域始傳摩訶兜勒之曲，自漢以來惟『鼓吹』(同上註)部用之，不入雅樂。」關於此點，亦有學者提出異議：因為羌人自古就是中原地區組織的一個部落，曾與周朝相互聯合推翻殷紂，其關係密不可分，漢民族中就有羌人血

統，在先秦時期，雖然羌人一部分離周朝東遷，而羌人主體仍留在西部地區，羌笛也成為漢民族使用的樂器，不必等待張騫從西域傳入。羌笛是骨做的，大概還未達到竹製水準，是羌族最原始的樂器，在文化進步的中原地區，早就淘汰，被竹笛取而代之。但在南疆巴楚縣脫庫孜沙來地方，出土南北朝時期三孔骨笛(圖十二)一隻，這種骨製的笛，正是古代游牧民族的樂器(周菁葆《新疆石窟壁畫中的樂器研究》六四～六七面)。羌笛還存在於現代藏族吹管樂器中。

現在羌族居住在四川省阿霸縣藏族自治州茂汶羌族自治縣，及黑水、理縣、松潘、北川等地，羌語稱羌笛為「其篥」、「士布里」、「幫」、「呂渣」，笛身竹製或骨製，豎吹，單簧雙管，是否就是馬融所指的「雙笛」？它兩管長短與音孔距離相同，管長一七公分，管徑一公分，簧哨長五公分，插入管中，管上有五或六個按孔，與笛相同，雙手持器持兩簧含入口中演奏，音域八度，音色明亮動人(圖十三)。羌族婚喪喜慶節目，都要唱歌跳舞，管弦打擊等樂器合奏，羌笛居主要樂器之一。羌族人也常在放牧時，吹奏羌笛自娛。現代羌族的羌笛，我想絕對不是漢代的原形，說它一點也沒有漢代傳承的關係，也不盡然。



圖十二　新疆巴楚縣脫庫孜沙來出土南北朝骨笛



圖十三　現代羌族通行羌笛

張騫將羌笛帶回中原，已不符歷史事實。西域的笛子，也不是由中原傳過去的，而是由羌人傳去的。先是，秦朝強大後，經常帶兵攻打羌人，秦穆公時，為擴張領域西征，羌人遷到新疆一帶，後來羌人乘秦始皇統一中原，無力西顧時，便迅速發展，從青海一直到塔里木盆地，幾乎都是羌人的世界。現在新疆還有「婼羌」的地名；新疆拜城縣的山中摩崖石刻(一五八年)中，就有「萬阿羌」「程阿羌」的記載；龜茲地方還出土一方「漢歸義羌長印」，充份證明新疆在春秋戰國時代迄於漢朝，都是羌人活動場所。新疆庫車克孜爾千佛洞第三八窟，是漢、晉開鑿的石窟，東西兩壁全是奏樂與舞蹈的伎樂菩薩，素有「樂舞洞」之稱，其中有些壁畫，就是演奏六個按孔、一個吹孔的橫笛，在主室右壁上部伎樂天吹笛，正在與五弦琵琶合奏(圖十四)；還有庫木吐拉石窟第六三窟，也有吹奏橫吹的壁畫。這些寫實性宗教佛傳藝術，充份表現橫笛是龜茲固有的樂器，值得注意的，它的形制與我們現代無異，且它是出現於漢、晉時期。

《宋書》〈樂志〉一：「笛，案馬融長笛賦，此器起近世，出於羌中，



圖十四　新疆庫車克孜爾千佛洞三八窟橫笛伎樂天

京房備其五音。又稱丘仲工其事，不言仲所造。風俗通則曰：丘仲造笛，武帝時人。其後更有羌笛爾。三說不同，未詳孰實。」該書似以為漢代笛子有三種：一是馬融笛賦所指；二是丘仲所造或丘仲擅於演奏的樂器；三是羌笛。《宋書》纂者梁・沈約(四四一～五一二)距離東漢上下限不足三百年，已「三說不同，未詳孰實。」這就難怪我們這一代的專家學者，耗盡心血去研判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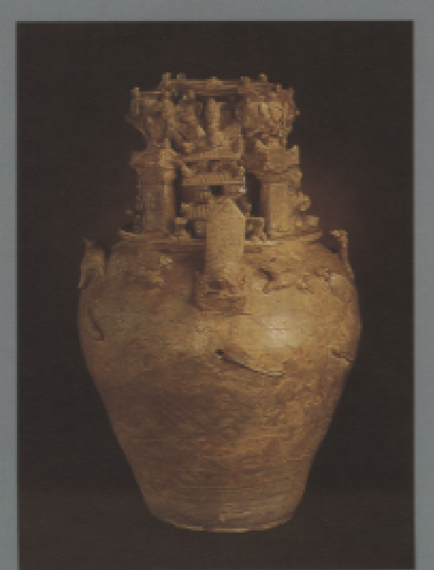
我個人因為看到一些出土文物圖版，試大膽作一丁點結語：羅泊灣與馬王堆兩座漢墓出土的單管多孔橫吹樂器，它的時代應比丘仲稍早，丘仲發明或擅長演奏的，也許就是它？為了區別，不知道能不能稱它為「漢笛」(？)；山東武陽東闕漢畫像石歌舞表演：其中有樂師吹竽一人、排簫、鼗鼓一人、瑟一人、橫笛一人，及長袖舞、雜技各一人；吹笛者，正是此「漢笛」也，長短亦大致相符(圖十五)。馬融長笛賦的笛子，楊氏認為是「羌笛」，牛氏認為是「長笛」，我認為是魏世的「長簫」，《宋書》〈樂志〉一有云：「前世有洞簫，其器今亡。」所以在遼陽棒臺子屯古墓出土東漢晚期四位女樂師奏樂壁畫(圖十六)；南京趙士岡七號墓出土東吳時期堆塑陶罐，後陸續出土同類型物多件，其器蓋有陶塑雜技表演與音樂演奏俑(圖十七(一)(二))；及甘肅酒泉丁家閘五號晉墓前室出土墓主人燕居行樂壁畫(圖十八)等等，各有一位「長簫」演奏的圖形；這種樂器也正是東漢末、魏、晉時代的產物，過了此時之後(包括劉宋時期在內)，就未再出現；雖至西安羊頭坡唐李爽墓「吹笛」壁畫(圖十九)出土，而兩者時代風格迥殊，非我族類一目瞭然。至於「羌笛」我認為是現代藏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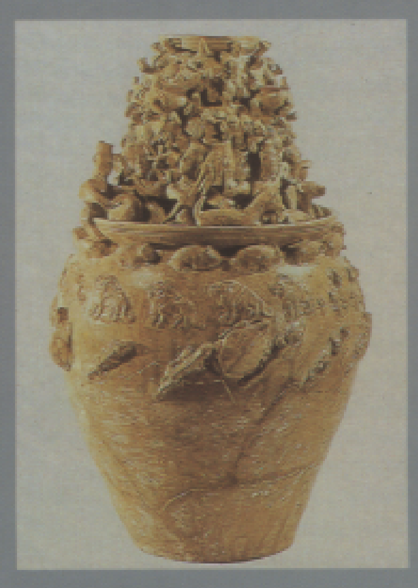
圖十五　山東武陽東闕漢畫像石樂舞百戲橫笛演奏



圖十六
遼陽棒臺子屯東
漢墓音樂演奏壁畫摹本



圖十七　(一)東吳時期堆塑陶罐二件



(二)東吳時期堆塑陶罐

人還在流傳的羌笛，為雙管單簧豎吹的原始型樂器，至少與漢人所敘事有些地方脗合。樂器的演變，是多元化的、雙向的進行，由發明創造到成熟實踐，歷時也不知多久？更不是一時、一人竟其全功。

一九八七年河南省舞陽縣賈湖新石器時代墓葬遺址，出土七孔骨笛十六隻(圖二〇)，根據碳十四測定骨笛年代，距今約七八千年，相當於裴李崗文化時期。骨笛各長約二十餘公分，徑約一公分，用猛禽翅骨鑽孔而成，兩端開口，無吹孔及膜孔，形制統一。吹奏時須將笛斜持，使大部分吹氣進入管口，與溢出管外少部分吹氣形成氣體振動發音，與現代河南佛教所用樂器「籌」的構造原理，及吹奏方法相同。現出土最完整的一隻骨笛編號M 282-20，進行試奏，發音純正，至少是六聲音階(清商音階)，或七聲音階(下徵調音階)，然迄未獲定論。此笛最特殊的地方，是第七孔旁有一個小調音孔。從骨笛殘存刻紋標記觀察，骨笛均是經過計算開孔方法而成，足以證明中國在新石器時代吹管樂器，相當進步了，曾被視為「中國音樂文明之源」；何以漢代笛子未能傳承到這先民的科學新知，卻留下一些不完整又含糊記錄，讓後世人猜謎，豈不是大開倒車呢！



圖十八　甘肅酒泉丁家閘晉墓燕樂壁畫



圖十九　陝西西安羊頭坡唐李爽墓出土吹笛壁畫



圖二〇　河南舞陽賈湖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骨笛